

鲁迅

呐喊

喊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I216.1  
43  
21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鲁迅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7-6

I. 中… II. 姜…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38 号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143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640.62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104-01427-6/I·575 定价:5980.00 元(全 52 卷)



## 前 言

鲁迅 (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幼年时多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17岁离家到南京求学，接受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02年赴日留学，在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时受到刺激，深感救治国民精神愚弱麻木的必需，毅然弃医从文。1909年鲁迅回到国内，在各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思考，越发认识到思想革命的迫切。新文化运动突起，鲁迅即站到运动的前列，并于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实质，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鲁迅虽深感“荷戟独彷徨”的悲凉，但他依然积极地在文化战线上奋战，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中，鲁迅都坚决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并为之呼号呐喊。1927年为避军阀迫害，加之个人爱情生活原因，偕许广平辗转广州最终定居上海。因革命文学之争，鲁迅开始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得到崭新的思想武器。三十年代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入侵和蒋介石的对内残暴统治，鲁迅仍屹立在斗争前沿，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与各种反动文艺思潮进行坚决地战斗。晚年的鲁迅热心培育文艺新兵，倡导版画，并同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为革命事业做出许多实际的贡献。1936年，鲁迅因病与世长辞，全国震悼。



中国现代小说始于鲁迅，也成熟于鲁迅。鲁迅的小说观认为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决定了鲁迅小说独特的主题：表现国人精神的痛苦和病态，旨在通过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促进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鲁迅小说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着重刻画封建专制统治及礼教道德对于被压迫群众的深入骨髓的思想腐蚀与毒害。他们身处水深火热却因不觉悟而难于奋起革命，甚至反对已经到来的革命。面对这种长期以来被封建思想文化所驯服的奴隶根性，鲁迅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课题。鲁迅小说的批判性还指向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及其个性解放思想。通过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性格与文化心理的深刻剖析，揭示出离开社会解放，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的必然失败。在晚年出版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鲁迅由古代传说翻出新意，表现了鲁迅对历史思想和文化的清理与反思，通过对正面形象的塑造指引出中华民族刚强不屈的精神品格，揭示了疗治和革新民族精神的正确途径。

《野草》、《朝花夕拾》两部书突出体现了鲁迅的散文成就。在《野草》中，作者借助诗化的形象批判现实黑暗、解剖内心世界，探索人生出路。作品构思奇特、深沉含蓄，富有象征意味，首开中国散文诗的先河。《朝花夕拾》则是作者从“记忆中抄出来的”记述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经历的文字，文章平易动人，韵味幽深，表现了作者细致深婉的一面，堪称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中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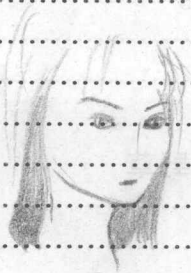
本文库收录了鲁迅小说与散文的全部创作，共五部集子，有助于读者正确解读鲁迅作品的深层思想经脉。



## 目 录

### 呐喊

|              |       |
|--------------|-------|
| 自序 .....     | ( 3 ) |
| 狂人日记 .....   | ( 8 ) |
| 孔乙己 .....    | (18)  |
| 药 .....      | (23)  |
| 明天 .....     | (32)  |
| 一件小事 .....   | (38)  |
| 头发的故事 .....  | (40)  |
| 风波 .....     | (45)  |
| 故乡 .....     | (53)  |
| 阿 Q 正传 ..... | (62)  |
| 端午节 .....    | (99)  |
| 白光 .....     | (107) |
| 兔和猫 .....    | (112) |
| 鸭的喜剧 .....   | (117) |
| 社戏 .....     | (120) |



### 彷徨

|             |       |
|-------------|-------|
| 祝福 .....    | (133) |
| 在酒楼上 .....  | (148) |
| 幸福的家庭 ..... | (158) |
| 肥皂 .....    | (165) |
| 长明灯 .....   | (175) |



## 呐 喊

|            |       |
|------------|-------|
| 示众 .....   | (185) |
| 高老夫子 ..... | (190) |
| 孤独者 .....  | (199) |
| 伤逝 .....   | (219) |
| 弟兄 .....   | (238) |
| 离婚 .....   | (249) |

## 故事新编

|          |       |
|----------|-------|
| 序言 ..... | (261) |
| 补天 ..... | (263) |
| 奔月 ..... | (272) |
| 理水 ..... | (283) |
| 采薇 ..... | (298) |
| 铸剑 ..... | (315) |
| 出关 ..... | (333) |
| 非攻 ..... | (342) |
| 起死 ..... | (353) |

## 野草

|               |       |
|---------------|-------|
| 题辞 .....      | (365) |
| 秋夜 .....      | (367) |
| 影的告别 .....    | (369) |
| 求乞者 .....     | (371) |
| 我的失恋 .....    | (373) |
| 复仇 .....      | (375) |
| 复仇 (其二) ..... | (377) |
| 希望 .....      | (379) |
| 雪 .....       | (381) |



|                 |       |
|-----------------|-------|
| 风筝 .....        | (383) |
| 好的故事 .....      | (386) |
| 过客 .....        | (388) |
| 死火 .....        | (394) |
| 狗的驳诘 .....      | (396) |
| 失掉的好地狱 .....    | (397) |
| 墓碣文 .....       | (399) |
| 颓败线的颤动 .....    | (401) |
| 立论 .....        | (404) |
| 死后 .....        | (405) |
| 这样的战士 .....     | (409) |
|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 (411) |
| 腊叶 .....        | (413) |
| 淡淡的血痕中 .....    | (414) |
| 一觉 .....        | (416) |

## 朝花夕拾

|                 |       |
|-----------------|-------|
| 小引 .....        | (421) |
| 狗·猫·鼠 .....     | (423) |
| 阿长与《山海经》 .....  | (431) |
| 《二十四孝图》 .....   | (437) |
| 五猖会 .....       | (443) |
| 无常 .....        | (447) |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 (454) |
| 父亲的病 .....      | (458) |
| 琐记 .....        | (463) |
| 藤野先生 .....      | (470) |
| 范爱农 .....       | (476) |

呐 喊

刻 印



## 自 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



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化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艺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



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



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的嘱托，积久就有了



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1922年12月3日,鲁迅记于北京



## 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



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她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